

云上起舞 轻骑兵

俞亮鑫



“宅”家多日，戴上口罩，走进上海芭蕾舞团排练厅观看一组抗疫题材的舞蹈节目，这是上海芭蕾舞团在团长辛丽丽的带领下，及时交出的一份抗疫成绩单。舞蹈没有布景却感人，节目短小却引人深思。

本以为，抗疫题材大多以医生护士、防疫人员为主，表现空间不是全力救护的医院，就是“闭环”严防的机场；表现主角不是奋不顾身的白衣天使，就是辛勤忙碌的“大白”以及戴上白色口罩的人流大军，可谓举目皆白……

然而，由戚冰雪独舞的《天使的微笑》却选择了黑，女主角穿上了一身黑裙，出人意料，不落俗套。它表现了一个年轻生命的突然陨落，显现出这场抗疫斗争的激烈残酷。此刻，她悄悄地远走了，在高高的云端里，遥望着自己倾力救护过的人，给予他们跨越天地的深情拥抱。时而舞姿飘逸，时而步履沉重，孤独的身影踽踽前行，显出了她对人间的不舍和对故土的无比眷恋。这个节目以独特视角深深地打动了观众，让人饱含热泪。编导用泰戈尔的一句诗点题：“我的心是旷野的鸟，在你的眼睛里找到了它的天空。”这显出了一个白衣天使高尚的灵魂。

吴虎生等和昆剧演员张頔联袂表演的《浮生一梦》，将东方昆曲唱腔与西方芭蕾艺术融为一体，没有一点违和感。它以汤显祖笔下的《游园惊梦》为灵感，在原汁原味的昆曲念白和唱腔声中，一个当代男青年用芭蕾舞脚尖轻轻踏入梦境，与梦中女孩进行跨越时空的古今相遇。短短15分钟的舞蹈，在大提琴和钢琴的现场伴奏下，让观众游离于虚与实、前世与今生的意境之中。梦境虽好却转瞬即逝，现实虽重要但是否就无需梦乡。这种人生思考，正契合了疫情期间人们对生活和未来的深思。

由于在排练厅内观看，没有一点布景，全靠演员表演。可以想象，日后若在舞台上能营造出中国水墨画般的优美画面和艺术情境，更能让这出中西合璧、动静结合、古今对话的舞蹈节目魅力倍增。

《闪动的瞬间》和《触不可及》两个舞蹈，没有回避灾难带来的痛苦和无奈，它们都表现了在新冠病毒突然袭来之际，人们面临的慌乱无助，沉闷压抑，苦难挣扎，感染遇险等种种困境……最后，渐渐摆脱种种不安心理，奋然抗击，勇敢前行，救死扶伤，团结互助，寻求光明和希望，迎接拐点和转折。

《闪动的瞬间》是展示在城市空间的集体群舞，《触不可及》是两代人交替进行的四人舞。演员们踩着有节奏的音乐旋律，用充满激情、具有艺术想象力的肢体语言，形象地表现了人们抗击疫情的伟大战斗，唱响了一曲不惧艰险、勇于逆行的生命赞歌，形象地告诉人们，寒冬必将过去，春天就在眼前。这在全国人民共同进行的战“疫”期间，具有满满的正能量。

四个舞蹈创作及时，节目精悍，投放快捷，它们扎根生活、贴近时代，没有华丽的服装和时尚的布景，甚至没有一点简单的道具。剧情全靠演员的激情表演包括舞姿、身段来呈现。由于目前剧场还难以安排观众进入，只能通过线上“云演出”的模式，在“云上起舞”。这种特殊时期的无奈之举却也便于抖音等网络平台进行直播和推广，催生了这种文艺轻骑兵的灵活样式。有理由期待，当疫情过去，这些尚未进行舞美包装的作品完全可以“更上一层楼”。



扫一扫请关注
“新民艺评”

传统文化精神的当代传承

看系列微电影《成语新故事》有感

胡晓军

“菽水承欢”“郑人买履”“滥竽充数”“妄自菲薄”“以貌取人”……这些是古代的成语，也是系列微电影《成语新故事》的片名。微电影每部七八分钟，主干是现实题材的原创小品，最后半分钟用语音说明成语的本意及出处——古今关联，其义自显。《成语新故事》自3月23日至4月27日在上视哈哈炫动频道首播，让因疫情而宅家的观众尤其是孩子们消减了寂寞，得到教益。

《成语新故事》采用纪实手法平铺直叙地摄制，大量准专业和非专业演员的加盟，更突出了日常的直感和生活的质感。这正是总导演田铮铮的意图，即打通当代社会与古代成语的隔膜，将后者所含传统文化精神作当代解读，并释放在生活的层面。据悉，《成语新故事》将用10年时间摄制1000部，成为总时长120小时的系列文化产品。从古代成语的保有量看，是可行的；从当代生活的丰富度看，是可行的；两者的紧密关联加上主创的精雕细刻，更是可行的。从目前的成品看，人物和剧情都与孩子及校园密切相关，主创不仅向社会征集剧本，更遴选了众多中小学师生参与表演，可以想见，随着摄制的进展，会有越来越多的学校、师生和家长进入《成语新故事》，成为其重要的创作者和主要的接受者。

成语好比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积淀的历史和文化“胶囊”，不断为后世提供价值标准、生活智慧和言行依据，是深受国人喜爱的文化营养、言文材料和教育资源。笔者想起小

时候手捧一本成语词典津津有味地读，还与小伙伴作“成语接龙”的往事，感觉依然充实而快乐。一方面，孩子们拥有对古代成语的自发的兴趣，另一方面，除了课堂教学，动漫、影视、知识竞赛、综艺表演等大量诠释成语，满足了孩子们的愿望。《成语新故事》与众不同之处，在于“回溯”——先将古代成语的精神内涵提炼出来，再以原创小品与之遥相对应，让观众由近及远地体味成语那历久弥新的哲理和艺术魅力。

仔细一想，我们在使用成语时，往往顺口而来，如“岂有此理”“莫名其妙”，虽做到了“今用”，却大多断开了与过去的关系。忘记了出



处，等于失去了根源。《成语新故事》通过“回溯”，让人重回那些成语的源头，再度瞻仰古人的生活和精神空间。显然，这是观众为自己“充电”的机会。

看着看着，忽又想到，成语绝大多数诞生于古代，近现代渐趋稀少，以至于无。难道成语已经够用，不需要根据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继续创造了吗？当然不是。究其原因，可能是成语作为文言文系统的产物，其创造力会随着文言文活力的下降而下降；近现代文言文被白话文迅速地全面地取代，成语彻底失去了这片本已变得贫瘠的土壤。虽然如此，古代成语依然在当代的语言文字中星罗棋布、熠熠生辉——这与古典诗词在当下的盛行，堪称异曲同工。

不过在当今网络时代，也有所谓的“成语”大量诞生，如“细思极恐”“不明觉厉”，还有“蓝瘦香菇”之类，其识者之众、使用之广、影响之深绝不亚于古代成语，至于其智慧含量多少、人文价值几何，实在不可过于乐观。然而，作为时代的标志性语文产物，这些“成语”有其存在的价值，也有被收入词典并传诸后世的可能。总之，如今我们正在大量使用着古代成语，也正在大量原创着当代“成语”，此时此刻，我们能否通过回溯，一面向古人的智慧表达敬意，一面对自身的原创作出反思，以使当代“成语”好一些，更好一些？

从柴可夫斯基《1812序曲》的旋律中——

汲取前行的力量

茅亦铭

2020年的开年注定是不平凡的，没有了现场演出，疫情催生出了一批批“云演出”；没有了现场观影，在线观影依然可以让大家“实时追剧”。

让我们把时间再次拨回1月24日，那一天是农历大年三十，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出征日。有这样一部交响乐作品，在没有现场音乐会的这段日子里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，那就是柴可夫斯基的《1812序曲》。《1812序曲》是老柴于1880年创作的一部大型交响乐作品，为了纪念1812年库图佐夫带领俄国人民击退拿破仑大军的人侵，赢得俄法战争的胜利。该作品以曲中的炮火声闻名世界，在一些户外演出中，曾多次启用真的大炮作为乐器使用。笔者最钟意的是1995年由指挥大师安塔尔·多拉蒂执棒明尼阿波利斯交响乐团和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那一版，《企鹅CD指南》曾给予三星带花的最高评价，并将它列为《1812序曲》的首选版本。前苏联著名作家马克西姆·高尔基曾如此称赞《1812序曲》：“这首序曲是深具人民性的音乐作品，像平稳的波涛那样

庄严有力地在大厅回荡，它以一种新的东西攫住你，把你高举于时代之上，它的声音表达出这一庄严的历史时刻，极其成功地描绘了人民奋起保卫祖国的威力及其雄伟气魄。”

我们虽未身处战争年代，但这场与新冠病毒斗争的战役又何尝不是一场“人民战争”呢！正如张文宏教授所言，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这场“战争”，都在与病毒作斗争。《1812序曲》的震撼在于其配器丰富、意义深远、激励人心，但凡第一次听到这首序曲的人，都会被它铿锵有力的节奏感所打动——1812年，拿破仑率领60万大军入侵俄国，企图在短时间里歼灭俄军，占领莫斯科，并迫使俄国投降。俄军司令库图佐夫采取坚壁清野，烧毁粮草的战略，率军暂时撤离莫斯科。拿破仑在占领莫斯科一个月后，仍无法迫使俄国投降，于是下令撤离莫斯科。撤退途中，拿破仑军队不能适应俄国严酷的冬天，加上饥饿和俄军的反击，终致溃败。拿破仑入侵俄国时多达60万的部队最后只剩下不足两万人逃出俄国国境。这首序曲起伏大、变化多，弦乐、木管、铜

管和打击乐器的配器之丰富奠定了其历史价值。

生命重于泰山，防控就是责任。如同《1812序曲》的逐渐展开，这次防控疫情亦是一场不能懈怠的赛跑。以最快的速度救治患者，以最快速度控制疫情，容不得有丝毫犹疑、丝毫侥幸……

乐曲的尾声，从引子开始，铜管乐队以雷霆万钧之势庄严而宏伟地奏出《马赛曲》和拿破仑的《出征曲》，威武堂堂，成为一首辉煌的胜利颂歌。最后，一个庄重而有力的主题划破天际，这就是1833—1917年间俄国国歌《天佑沙皇》的主题，配合十一响炮声和教堂响起的钟声，它是俄罗斯人民最后胜利的宣告，整个乐曲就以这凯旋的欢乐颂歌作为结束。冬天已去，春天已来，热干面醒了。武汉解封的那一刻，钟楼的钟声再次敲响，告诉人们，春天来了！

《1812序曲》是一部属于英雄的赞歌，更是一股划破天际，冲破阴霾的音乐力量，无论何时、何地，只要心中有前行的力量，就一定会迎来属于我们的春天！

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